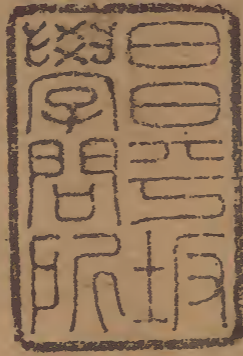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本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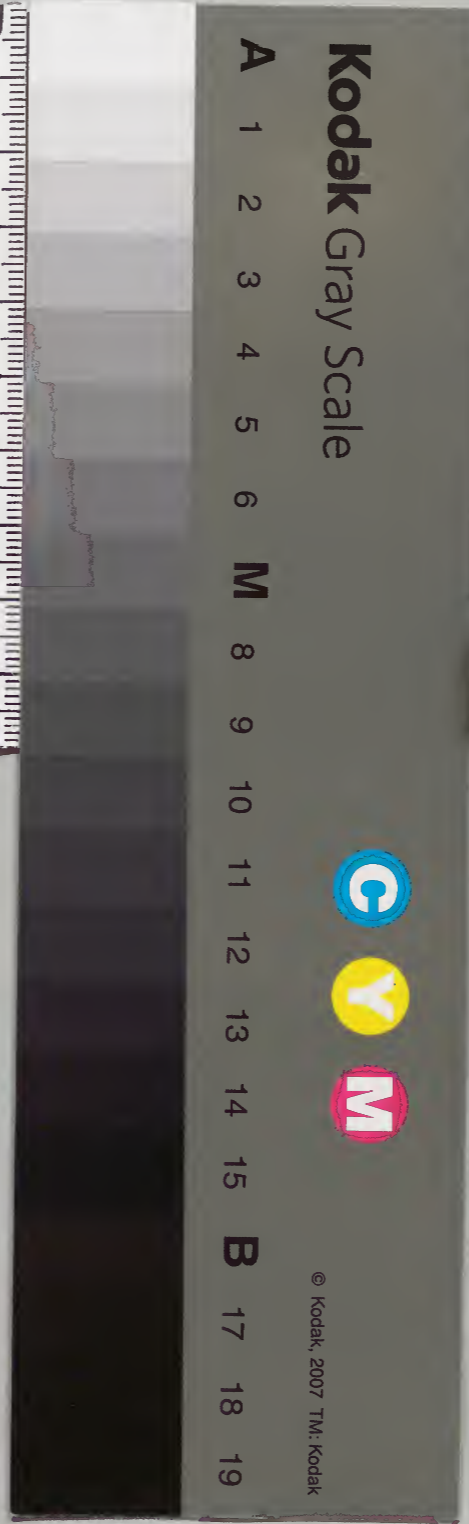
君

五十九

庫	文	閣	內	
一五		三		漢
函		六		書
一		九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六		三〇		漢
函		六		書
三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59)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二

百三十三文庫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以自立也

以家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八編類纂卷之二 君類

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决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飭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剽賢良正可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剽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剽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

剽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聽而眎之。正爲君子明者。聒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剽天下之人運。

貨、遂、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剔、天、下、之、人、恢、形、具、
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剔、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于、虐、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
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
斷、剔、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筭、類、咸、失、其、道、矣。以、
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于、虐、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黷、愆、擄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黷、愆、以、買、譽、剔、
刑、之、而、不、審、畏代、主、豈、不、知、哉。周、亢、倉、楚、君、道、篇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剔、與、汗、邪、之、人、
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
于、所、私、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
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

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
與下爭之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
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
者是人主之道也荀况君道篇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莊周天道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
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
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
筭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
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
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
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
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
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君類

善者以身
一人亦有
役之道焉
故口致後
于地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
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
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
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
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總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
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善作威作
福求無勝
也上何可
勝也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
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
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政而官治治
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
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
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
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
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管仲君臣論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心術篇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去小人却嗜慾皆掃除之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君類
六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于時。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牧民篇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水地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蹇
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
斃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
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
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
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
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
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道覽圖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
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

以種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
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
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
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
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
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
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
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
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
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審分篇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
人莫之能解見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
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
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
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
見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
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
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
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道
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
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諛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
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
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
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
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
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
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
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君類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

日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人。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以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知度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爲強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紐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令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

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

此治之至也

分職篇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殃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口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告麤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勁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勁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

八編頁集 卷之三 君類 五

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賈誼連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擊其于以御兵刃懸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溥矣待日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

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于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斃伸鉤索，鐵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鼉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
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
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聳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
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
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
者不難也母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
相遇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楚莊王傷文無畏
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邊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
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
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
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
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
矣故握劍鋒以離其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
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
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
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
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且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

不對而對
穿入如此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由行不

荀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主術訓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

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

程顥論君道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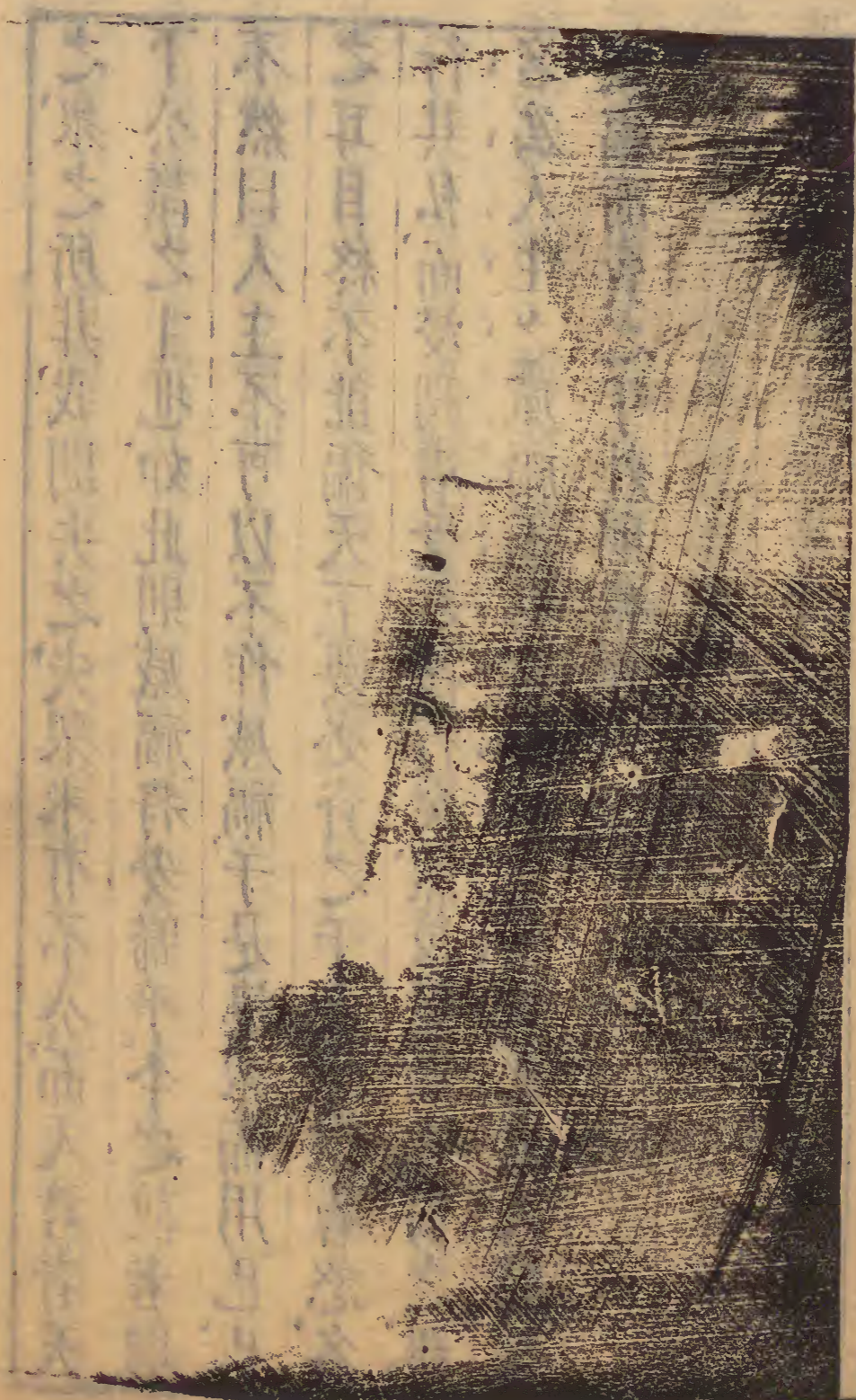
絲毫之僞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具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為

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眾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

蘇軾論道德疏

終

八編類纂卷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四

經濟編

君類

君德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盞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晏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君類

一

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寃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圃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多識
名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王，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聖學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答成，王幼，小越在襁，祿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

臣未聞典義。咎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二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重臣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臣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藉。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

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

忠愛

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程頤論經筵事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人也

發人未發

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

八經類纂 卷之四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
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
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
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
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
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
在先入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
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常忘規
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

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
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
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
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
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
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
懈乎伏自四月未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
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
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
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

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
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
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
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
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口所貴常得
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
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
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
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
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

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
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
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
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
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
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
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
之初宜心恭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
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
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

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

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上太皇太后書

哲宗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詔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夢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祕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以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元學士承旨夔夔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號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玉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玉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玉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玉色尚黃舜以土德玉色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

王命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晉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
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
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
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
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
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
鎗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
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
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
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

漢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
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
論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
於人事矣班彪王命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

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
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晉
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時數世干戈日尋
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
年力制魏氏夔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
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
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
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
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
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

貳蓬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至于武皇遂并
強吳混一宇宙靜漢末之交爭皆司馬氏也而推魏
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誅純臣豈不惜哉今若
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
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
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
之王矣晉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
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
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當陽
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

任元者曰
可嘉矣

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習鑿齒晉魏論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紀耿盤

正論可垂

庚之徙亳厲王之居莧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

八經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驅士女爲肉籬指衣冠爲芻狗種落繁熾歷年滋多
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
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
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

魏正陶論

頌德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
未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輯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召上平慎
除首

胡文至此
極矣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
懈、解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人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
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
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井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李斯誣哉
三王嗟乎
香瓦帝斥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
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
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
侯馮毋釋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
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
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
是秦、政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
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
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登琅邪臺刻石

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并諸侯初一泰平隨壞城郭決通用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刻碣石門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者齋莊羣臣誦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
 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
 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
 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歲遠近畢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猴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此少尚有
 一實處

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條潔人樂回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登會稽山刻石文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濡之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
 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攸攸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疇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與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死死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鬻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

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禦并吞六國遂稱平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驚起翦恬貴

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

編類集 卷之百三十四 君類 三

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楊雄劇秦美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亦同典引



八編類纂 卷四
三
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
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緌以蓋天廓玄謨以
闢宇華官山藏玉堂海紉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
崇長揖之賓吐食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
仰翰雲禽俯躍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
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
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
據英雄凌暴於外竒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
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
卷項藉灰分逋虜霧散遺寇雲微泛時雨以清天灑

狂塵以肅地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
彌檝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
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
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
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挫鋒咸陽之關提鉞
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

晉陸雲
盛德頌

八編類纂

月望之會朝又前刺奔罪下軍幹益期之關與滄
薄之戰良主四百之衣財不縣對代望即之鑿寓日
表州區念想財興哀絲對魏又前以幾慕司命數千
爾淋水出謂以山川誓財不替示對望戰因滿利盡
桑故照天耶未編之日嘗謂嶺山川外長咀命良人
我望以薰散於其史至喪同對幾望也臨承對不并

自朝不味祖燕

盜賊賊
平對更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五

經濟編

君類

大計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君類

一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其人非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其事非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
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亦善則歸
君大信
何嘗不聞
道哉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
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
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
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
 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
 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
 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
 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
 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
 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
 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
 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
 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
 曰：「善。」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

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

師宜自夏秋畜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

比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起兵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

君子不相
得真可恨

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
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
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
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
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
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王
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偃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
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
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
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
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
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
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
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
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
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親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往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鎧、武士護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皆

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更妙文靜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怵怵，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

流着着但
際豈可全
美世民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乎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紫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獲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獲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

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
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
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
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
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
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

一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
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
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
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爲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奇妙

事君只此
四字可守

奉太子是
心著

見密陳國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管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募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君類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
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
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
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既至首捕
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
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
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徇巡幸澤
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

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
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
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
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
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
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澤以爲憂。
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
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
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
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

言性哉一
幸東南天
下事必不
矣是以國
敵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
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
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
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
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
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
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
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權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
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
不疑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
且以其與敵屢負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
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
親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
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
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
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
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
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
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
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
爲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
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
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
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
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
不可豈敢輒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史澤之子也

親征

後周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
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
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宋真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

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

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
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
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
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
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
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揚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
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
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

廢立

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
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
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
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
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
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
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

八、綱、類、纂、卷、五、十一、
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
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
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
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
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
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
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元帝所不用霍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
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
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
少府樂成宗正德既知廣陵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豈不知昌邑大臣不學無術
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立之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
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
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
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
按劍口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
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
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
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
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
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
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
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
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
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

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

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呂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

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
 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
 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
 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王
 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
 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
 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
 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
 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芻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
 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
 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亦有禮焉

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

大。臣。須。知。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
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
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
高廟。是為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煩
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
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

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
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
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
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
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承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
日。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
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詞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旣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

尚喬無宿望故也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

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昫令之曰今所宣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
子竑時聞帝崩跋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月墻
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昫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
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昫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
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
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
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
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
座則昫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
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
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
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
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勸進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
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
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晉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晉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禪在冀州上表勸進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秦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社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百辟勸進今上牋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



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
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
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
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

晉王拜奉朝請周嵩上疏



實謹辭且問公本自請主罪樂谷燔燬風素備坐
山友所亦束馬景發并罪甲月一國散爾里四天也
隱尋封新燬葬士女必姑請封海昔登無墓圖茲保

